惊蛰春雷响

□周云戈

1

当远方天际的雷鸣，惊醒了那片土地下的蛰伏，而同一片天空下的关东，还远着呢！尽管冬去春回，封冻渐解，然这片土地下的小生灵们，仍沉睡于梦中……

此时，能与雷声相呼应的，则是村庄上空那群浑身泛着玄色光芒的乌鸦的鸣叫。乌鸦者，老鸹也。每年它们都在这时振起翅子，忽而飘落田野，忽而又落脚于村子周边的白杨树上，然后在各自枝头“呱呱”地啼叫着。

叫声不委婉，也不甜美。直直的低音中，粗犷而略带嘶哑之韵，由是形成了它特有的、穿透力极强的声响——嘹亮、低沉而苍远……高一声，低一声，声声都是对远方的回应，仿若春的呼唤！

童年，我和乡亲们就是在这般纵情的歌唱中，迎接惊蛰的光临。由此，历数春的脚步，感受春的气息……

2

“惊蛰乌鸦叫。”

仿佛天地间的此唱彼和，仿佛天时农事日相催。于关东人心里，“乌鸦叫”即春雷响。

乌鸦，关东大地的守护者，与喜鹊、麻雀等同属留鸟。它们对气候变化敏感，冬天一到，便不再发声。躲进山林避冬后，也很少觅食。只有受到了惊扰，才以飞为令，飞起复落下，又默默地蛰伏着。只是到了惊蛰后，天气向暖，冰雪渐融，它们才一声啼叫，飞出山林，扑向田野。那里有什么？当然是散落的粮食，以及新的满足、期待与向往！

待体力日渐恢复，它们都各自有了心情。声声鸣叫传达着爱意，也博得了芳心。于是，确立了关系，并开始选择心仪之处筑巢、产蛋、繁育后代。没几天工夫，它们在高高的树上搭起了无数的巢，上下错落，左右连绵，宛如元宵夜的灯……

对此，乡亲们喜欢——“老鸹喜鹊奔旺枝”——枝旺，才人旺、财旺、家旺！

没多久，它们巢里的蛋和羽翼渐丰的幼雏，对淘气的孩子产生了诱惑。他们徘徊树下，不时仰头张望。大人们发现了苗头，遂潜移默化地教导着，诸如：“吃它的蛋和肉，娶媳妇生孩子要黑三辈儿”“掏老鸹崽，树下避雨遭雷劈”等等。

至今，我还记得那首童谣：“青秫秸（俗语音：gāi）挑大碗，年年下雨下不满。”说它童谣，其实也是谜语，谜底即是老鸹窝。意思只一个，无非与人共相守！

乌鸦，古人视之为神鸟——太阳鸟，一向以聪明、孝顺闻名。

人们对它以神相敬，从不伤害，因而它也乐于亲近人类。无论是关东土著，还是后来者，都与它相依相偎，共度苦寒。尤其是在乌鸦救努尔哈赤的传说里，人与乌鸦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了。

努尔哈赤得了天下后，满族人不忘乌鸦的救主之恩。于是，家家户户在索罗杆子的覆斗里，为它们盛满了补给。说补给，其实是人们全心的供奉与心意。如此，乌鸦与关东人的感情又深厚了一层。此后，每年冬雪落下，它们渐渐移居村旁、城郊，或索性落脚于都市之中，与人类共享世间烟火温情。

一年初春，我与北京朋友游故宫。走进去，即见十多只乌鸦盘旋于空中。没一会儿，它们又落到树上“呱呱”地叫个不停。想来是怕城里不知季节变化，特来报春的。

但求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！

3

惊蛰到，春的繁忙与暖意遂应时而来！

村头的大粪堆，已化作了田间的繁星点点。大犁下地之前，春则呈现另一番蓬勃景象！车老板儿们已开始修理各自的犁杖、耱耙、爬犁架子等。“叮叮当当”声与说笑声交织着，在村子上空飘荡……

没过两天，老木匠又拴起了大拖子，准备拖地了！

大拖子，是旧车轴的废物利用。老木匠只在两端用粗铁丝拧成个环，拴上绳套后，再在尾部绑一排榆树枝子，冷眼看去像一把“大刷子”。所拖之处都是上年的谷茬，目的是要把它拖倒，便于春耕时合垄，也便于扣地。总之，是让种子着床于细软潮湿的土壤，以获得一片全苗。

这时，最能活跃村子气氛的，是从羊栏里跑出来的那群雪白的羊羔。它们是立春后出生的“春羔”，还没跟群儿呢！每天牧归的羊群一进村，它们就听见了妈妈的呼唤。羊栏门儿一打开，便循着叫声箭一般跑出，找到妈妈跪乳后，又满院子里撒起欢来！

“咩咩”的叫声，立刻化作春天的歌……

4

惊蛰到，打绳子！此话虽不成谚，却也是农家的多年遵循。

那时，麻绳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，大绳小绳、粗绳细绳足成系列。绳子是备耕中的必不可少之物，而打绳子，也绝对是一道别样的风景……

它先从纺经子开始，能干好这活儿的都是队里年岁稍大、有经验、能耐得住寂寞的人。春节过后一拿活儿，那纺经子人就躲进队房子里开始纺经子了。稳好经车子，再把那些拧着麻花劲儿的麻团子抖开，捋顺溜了，用块石板压在炕边。一切妥当，那纺经人便盘腿炕上，专心地纺经子了。

纺经子的家什，叫经车子，是老木匠的手艺，技术含量不高，可却好用。碗口粗的杈状老榆木，去皮刨平当底座，顶端竖着个同样粗细、二尺高的扁木柱子。一根与底座两腿平行的铁轴，一端固定于木桩上，另一头则挑起两端呈着“十字”状的经车子的头。纺经子的功夫全在这“头”上，它转动起来了，那麻批儿一绺绺地抽出续进，一根筷头粗细的麻经子旋即从手中纺出，待有了长度，纺经人趁经车子的转动，抖起手臂顺势缠在经车子上。经车子满了再导出来，或缠个大头小尾的圆台形、或圆柱形经团子。

经团子缠得是否地道，标志着纺经子人的手艺。它从头至尾须是劲儿足且匀；从里至外，须是层次清晰；从上至下，都须有序排列着斜纹，特别是两端，一层层如手工刺绣。叫绝的是打绳时，那经子头儿从芯子中抽出，必是顺滑地一拽到头。即使剩一层，仍像个纹理清晰的“灯笼罩”，静静地戳在那儿。

打绳子的器械，叫绳车子。由绳车头、绳车尾、连板和“走瓜”四件套组成。绳车头是根一庹多长、一巴掌宽、三指厚的扁榆木，上面安有三个铁摇把子。与之相配的是根半庹多长的薄木板，上面有与摇把子相对的三个孔，是摇把子的联动装置——连板。绳车的尾，也是个碗口粗的杈状榆木，上下都削成了平面，两腿相交处，竖着个约二尺高的扁木桩，上面安个大摇把子，头部是挂麻经子的铁钩。“走瓜”呢，碗口粗的榆木“叅”状，七八寸长，从顶尖向下等分三条笔管粗细的槽，相会处叫“兔嘴”，靠近底部，一个凿透的大方眼，是走瓜时用来安把手的。

那时，所打的绳子都统称为“三股六尾式”，即每条绳子都由三大股组成，而每股又由两小股经子纺成。不过，这两小股中的每一股，在此却不叫“股”，而叫“尾（yǐ）”。为什么？没谁能说清，当是一代代人的心口相传！

打绳的日子到，纺经子人立刻成了主事的。他先要人把经团子搬出，再把绳车子的头固定在已埋好的两根木桩上。绳车子尾是移动的，车头车尾间的距离，由绳的长度而定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即开始挂经子了，先打两尾绳——大绳的半成品。待分门别类地把所要打的两尾绳子都打完了，才能进行下一步——打大绳。

打大绳，也叫“合绳”。斯时，主事的把先打出的两尾绳，分三股挂到绳车子的头和尾之间。待主事的一嗓子“车头使劲！”这时，摇动连板的，便由一人改为两人。待三股绳都上足了劲儿，才开始走瓜。而这时走瓜的，也由一人变两人了。先让上足了劲的三股经绳入槽，再把走瓜的“兔嘴”死死地顶在绳车的尾钩子上。单等主事的一声“开始走瓜！”这时，绳车的头与尾是上下协调发力。绳车头慢悠点儿，那守着车尾的人须是奋力地摇着那大摇把子。而两名走瓜人各挎一根绳套子，一头挂在腰间，一头挂在走瓜两侧把手上，两双手死死扳住走瓜，然后各自两腿前蹬，身子使劲地后倾，妥妥的拔河模样。“走瓜”慢慢地走，绳花从“兔嘴”里一节节地吐出，场上只有那绳花挤出时的窸窣声，以及打绳人的喘息声。

每根绳子打好，主事的都得要往地上一戳，那绳像竹竿般地挺立。叫好声中，他又得意地摇起了绳车。

5

惊蛰如约，乌鸦的歌唱也如约。于是，去年有了一次赴会往事的家乡行！

家乡，在谓之“八百里瀚海——白城”的大安乡下。如今，这里设施农业、开发农业、观光农业，已各呈繁盛气象，可“黄金玉米带”，依然是家乡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托举。

备春耕，照例地进行着！可往事却已无法对号入座；而现实，又无不颠覆你的认知。当年，那些备耕时农事的名儿变都未变，然而它却成了家乡人的故事新编……

“送粪”，生产队时备耕第一战。而今还送吗？回答是肯定的，只不过那人和那事都已今非昔比了。

那天，正与几位亲友其乐融融地聚着餐。外甥大凯突然接了个电话，撂下电话自语道：“送粪的！”说者无心，我却听者有意。“送粪的？”一句自言自语，他明白了我的心思。于是，讲起了今天的送粪故事！

土粪，早已被复合肥所取代，送粪也成了往事。最初，都是农家自己到经销处购买。可如今也变了，购买肥料时，大都由合作社组织农户，来几次货比三家的“联合考察”。有了意向，那代理商还要帮你搞测土，提出施肥建议，达成一致再拍板。每年这时候，商家都要选最好的饭店款待。人家酒足饭饱后，还要用车送回。看看，牛不？

达成协议后，有钱的就交个定钱，不凑手的就留个话——“秋后算！”一切妥帖，惊蛰一过，商家就开始“送粪”了。那天的聚餐刚散，送粪的大卡车就开进了院子。外甥指定地点，眨眼间十多吨肥料就给你卸完了，并码好了垛。

看看，送粪依旧，可情形全变了！

“选种”，原是惊蛰时队里很重要的农事儿。那时，队里所用种子都是自留。而需手选的，仅限大豆和苞米。每年，妈妈都与几位大娘、婶子们去队里选种子。选大豆种，轻松快活，每人前面一个搪瓷盆，胸前斜顶个秫秸盖帘，一把大豆放上去，滚圆的豆种即“哗啦啦”地滚落盆里。那响声清脆，像突来的春雨，此起彼伏地连绵着……

苞米种，也是秋天按标准选出来的。它须是穗大、色正、籽粒深的棒子。一旦被选中，每穗都先留俩叶，然后两两地系起来，最后挂在队房子的屋檐下。选苞米种就不轻松了，苞米穗子要掐尖去尾，还要躲开虫口。搓它时不许用锥子和苞米钏子，以防碰伤了苞米脐子。它要一粒粒地从苞米穗上抠出一行，打开缺口再一行行地搓。几天下来，选种人手脖子肿了，指尖血浸了，却没有叫疼的。

“选种”仍在继续，而今天的所选，也是农人们的得意之时。春节前后，许多种业公司都下乡走访用户，同时再对新品种做广告宣传。正月里，合作社又把农户组织起来，开始选种考察了。苞米仍是大宗，只不过已不再手选，而是货比三家地选。选产地，选品牌，也选商家的人品。

万事如意了，送货上门。

“检修”，仍是惊蛰时农家备耕的重要一环。岁月深处，那些该检的犁铧绳套，那些耱耙、拉子、点葫芦等等，都早已隐居民俗馆里。而要检修的，则是春播时用的大型拖拉机和免耕机。

也巧，那次回乡时，还真赶上了两个场面。检修者，已不再是本地的土专家了。问来人，或是厂家售后，或是代理商派的技术人员，设备是靠电脑或仪表。往年那种“大卸八块”式地拆、检查、试验、安装、磨合，早已不再。查出的指标正常，检修人员收起设备就走；有故障的，人家动手给你排除。尔后的保养，就全由自己担着了。

……

往事如昨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桩桩件件都丝丝缕缕、缱缱绻绻，各有故事、有细节，各有文化基因、有传承密码。一切，仿佛都在时光的流转中被纺成一节节岁月的绳花。

它记录了昨天，讲述着今天，也昭示着明天！

老家的底味

□宁 玉

儿子的大伯从老家寄来一箱禹州杂炖，附带一大袋羊油辣椒，沉甸甸的足有3斤重。羊油辣椒一块一块的，分上下两层，暗红色两指厚的是沉淀在下面的辣椒面，橙红色一指厚的是浮在上面的羊油，表层还浸着一层白芝麻，袋子一打开，便有一股浓郁的香味涌出，让人食指大动，老家的模样也浮现在脑海中。我找出一个带盖大瓷碗，一个玻璃保鲜盒，将羊油辣椒一块块放进去，压实、封盖放进冰箱。好了，有这些美味作引，接下来，每天的日子可就多了一个盼头了。

我的老家禹州位于中原腹地，夏收小麦，秋收玉米和红薯，人们以面食为主，是地道的北方农耕饮食习惯，可下馆子的首选，或者说对美食的追求，却带着明显的西北游牧民族特征。盘点一下老家的名小吃，有花石的羊肉汤、顺店的杂炖、城关的铜火锅，还有早餐主角胡辣汤、水煎包，正餐主角烩面、饸饹、大烩菜，统统都是羊肉系，其味道的灵魂不是羊肉就是羊油。每到饭点，一家家清真饭馆生意红火，有些不甚讲究的街头小馆，地面油光黑亮，踩上去滑滑的、黏黏的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膻味，却一点不影响其美誉度。甚至还是吸引食客的标配——因为它们说明这里用料地道、灶火旺。进去坐下来，心里充盈着的是快要溢出的兴奋——这一天的高光时刻即将来临。

在我心里，排第一的永远是花石羊肉汤。和清汤羊肉汤不同，花石羊肉汤汤稠味重，羊肉片煨以大葱、木耳、黄花菜，配以本地出产的红薯粉皮，加上热汤和秘制的羊油辣椒，又辣又香。其最大特色是臭香，不但馆子里闻着有特殊香气，做出来的羊肉汤也一样香气浓郁，正是这独特风味让食客们欲罢不能。特别是到了冬天，一座难求——痛快地来一大碗，出一头大汗，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花石镇位于禹州的西北角，再往西北走就是登封地界，以前，要想吃一口花石羊肉汤，得驱车六七十里地。就这么一家偏居一隅的小镇餐馆，口碑持续了好多年，而且火到了外地。其羊肉汤的味道独一无二，至今无人能复刻。

我婆婆是花石人，和店老板算是本家。过去，每年春节跟着婆婆回她娘家串亲戚，羊肉汤是一定要去吃一次的。后来，花石羊肉汤在城区开了分店，而且就在我家附近，婆婆特别高兴，经常端一口不锈钢锅，去买半锅回来，做捞面条的浇头。一家人一人一碗，伴着那股令人陶醉的香气尽情吸溜。那滋味，那股热气腾腾，真是难忘。

大伯这次寄来的杂炖，是最近十几年的老家新宠。牛杂，主要是牛肝、牛肠。配菜很简单，就是红薯粉条和切成丝的油炸豆腐，在羊汤里和羊油辣椒红亮亮地一锅烩，最后撒葱碎、蒜苗碎，就着烧饼或烙馍吃。菜如其名，杂炖透着一股子乡土味。杂炖要趁热吃，慢了，粉条和豆腐丝就少了韧劲。其实，加了羊油辣椒的饭食，无论烩面、烩菜还是羊汤、杂炖，都必须趁热吃，甚至趁烫吃，不然羊油就会凝固覆在汤水表面，色香尽失，而且糊嘴糊牙。

杂炖介于羊肉汤和大烩菜之间，强化了粉条和油炸豆腐丝的地位，这两种食材常常用作点缀，因为也实在不算什么精致的美味，但偏偏很多人喜欢。杂炖很懂，它不但懂那种大摇大摆的喜欢，所以用了大把牛杂、大块羊油辣椒；也懂这种按下不表的喜欢，于是给足粉条和油炸豆腐丝，满足可能连食客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渴望。

杂炖似乎只配地摊，但在老家，有人已经做成了网红店，而且后来居上，还实现了真空包装和品牌销售，通过网络销到了全国各地，跑在了河南烩面的前面。更可贵的是，不仅卖杂炖，还卖羊油辣椒。对居住在外地的禹州人来说，有一块羊油辣椒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羊油辣椒不是单纯的羊油加辣椒，是辣咸甜香调和到最佳状态的美味集合体，与川味、湘味截然不同，禹州的羊油辣椒自成一体，辣而不烈，香而不腻，麻而不木。在我心目中，老家禹州的底色就是羊油辣椒，街上的空气，邻里间的问候，都散发着它的味道。